

老銅板與小鐵錘

· 短篇小說集 ·

葉 淘 著

大東書局 印行

• 小 說 集 •
老鋼板與小鐵錘

書 號 T 333
36K, 74P. \$2.50
（在大陸門口對面）

大眾書局 出版

北 京 店：西 四 九 十 街
天 津 店：一 區 羅 斯 福 路
上 海 店：（13）延 安 東 路
福 州 分 店：中 正 路

有版權・不准翻印

初 版：一 九 五 〇 年 九 月

（1——4000）



書號(津)333

基價 2.50

目 錄

『老鋼板』與『小鐵錘』.....	一
試 煉.....	三
交流電.....	三
小鬼和大姐.....	三五
余大砲.....	四五

『老銅板』與『小鐵錘』

一

車牀滴溜溜地在轉動，老銅板和小鐵錘正在鑄汽車方向接頭上的掛鉤，尙明一脚跑進機電部，喘着氣，大聲的說：『上海完全解放了！』

『證實了嗎？』小鐵錘問。

『號外都出啦，誰還哄你？』

『上海完全解放！』小鐵錘高興得和小喜抱着跳了起來，王海和李泉拉着新運來的起動機『打囉嚕』，老銅板的鬍子喜得都翹了起來：

『這一回國民黨可真是黃狼子烤火，燒乾了爪子啦！』

『現在他們只剩下賴蛤蟆撒尿，一小片南方地盤了！』

『再加一把勁，就會完全把他們打垮！』

『前方打勝仗，咱後方要多生產支援！』

『要多生產！快生產！我提議：在咱們機電部裏，誰也不能再保守技術，這不是國民黨統治的時代了，有技術放在自己的肚裏，不向外掏！』王海話還沒有說完，大夥的眼珠子，都直直地瞅着老鋼板，好像這話是衝着老鋼板說的。老鋼板自己心裏也知道這話是衝着他的，於是開口就頂他一句：『本事是學來的，你也有腦子、有眼睛、有手，你可以去學！』

『教的人不掏出來，學的人怎學？』

『王海你說誰不教你？』

『丁師傅，沒有別人就是你！』

『打開窗戶說亮話，王海，我哪點對不起你？做啥活我沒有幫你的忙！今天你在大夥前，繞着脖子轉了半天圈子原來是刺我！』老鋼板一搖袖子：『那咱們就乾脆說明白吧！』

王海見這勁頭迎上前去：『怎麼你還敢動武？』

『別吵別吵！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丁師傅你讓他是個半吊子！王海你別再說啦，今天咱們是

慶祝上海完全解放的好日子，可不許生閒氣呀！」李泉走上來剛把場子圓了半個，馬蹄鐵走進來說：「上海完全解放，職工會預備開一個慶祝會，還計劃討論今後怎樣加緊生產支援前線，請各小組長馬上就到會議室去！」

『走吧！丁師傅開會去！』小鐵錘就勢拉着老鋼板一塊開會去了。

二

死榆木頭不通電，生來就是這麼一個愣傢伙，老鋼板從小脾氣就倔，他是山東人，大高粗黑黑的個子，長了一臉硬刺刺的連腮鬍子，看樣子真像畫上的周倉，怪吓人的。其實他却是個好心腸人，直爽、慷慨，爲朋友可以押當、賣褲子。可是，祇有一樣不好，就是他的一套本領，除非是親兄弟，不然，他不會教你。這其中是有個原因的：

他二十六歲時在東北鞍山鐵工廠當學徒，師傅叫快手劉，是有名的鐵工，他剛到廠時，還不能上機器，天天幹雜活，擦車牀子，洗車牀子，鑽車牀子，鬆緊螺絲，掃地，端飯，……一年以後，才開始學鑄活。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快手劉到大連去了，廠子裏來了一個小鼻子日本技工，搞鑄牀子。頭一天來，小鼻子就看不順眼，就把他調到鍛工部去打鐵，打了半年，又因機電部人

少，小鼻子又把他調回來當學徒。但是，小鼻子光叫他遞遞工具，擦牀子，打洗臉洗腳水，他從來不教他技術。

「噎啦啦！」幾分鐘，小鼻子就鑄好了一個汽車嘴子（活塞）。站在後面的老鋼板兩隻眼睛直溜溜的瞅着，心裏頭怪癢癢的，一次、兩次、三次、十次、二十次，老鋼板開了口：「他可一鄭先生！我想跟你學學鑄嘴子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」沒有提防小鼻子調過屁股回過頭來，就「拍」的一板頭，把老鋼板的門牙打掉了兩個，鮮血流淌了一地，小鼻子狠狠的罵：「八個牙鹿，你還配學這個！」

自那以後，老鋼板就在給小鼻子遞東西時，偷偷的看他咋樣鑄嘴子：「他也有兩隻手，我也兩隻手，我不相信學不會！」老鋼板細心的看着那個比大姆指還粗的嘴子，在鑄刀下轉了幾圈，幾分鐘吧，嘴子最底下的六道溝就鑄出來。擦擦擦……又有三分鐘吧，嘴子最上層的光溝，就很清楚的出現了。「這也沒有什麼巧門！」不過在鑄嘴子上頭的銅管時是比較困難的，管子是兩道光溝，一道牙齒，當鑄刀轉動時，用的勁過大了，容易鑄斷，用的勁小了，溝上容易起疙瘩，勁一定要用對，用得合適。瞅小鼻子那個洋洋自得，嘴角啣上一根紙烟，每鑄好個螺絲吐幾口烟圈那個熊樣子，老鋼板心裏就像塞上個木瓜似的不高興：「操你奶奶！小鼻子，老子不用你教，

「總有一天老子會學會！」

每天晚上下了工，老鋼板就偷偷的開動鐵牀子，把集來的廢料，放在鐵刀上學鐵嘴子。起初鐵得是四不像，一個星期過去，有點譜了，嘴子底下的六道溝，能鑄出一道溝了，但這一道溝總是缺些漏孔的，自己咋看咋也不對頭。只有白天小鼻子工作時，站在他後面仔細看，一連看了三個多月，老鋼板腦瓜子打開了鎖：「他媽的！我就沒注意他那個大姆指還扣住溝邊，怪不得動用的均勻，鑄出來平滑好看。」接着他又開動着牀子繼續鑄，剛鑄不到三分鐘，忽然看見窗外有個人影，他怕是小鼻子，心裏一慌，「咋巴！」一聲，左手食指頭被鐵刀鑄去了，當時血像泉水一樣的湧了出來，窗外的人影也不見了。「管他媽是誰，老子還要幹！」說完老鋼板撕下一塊衣角把手包好，又繼續鑄下去，這一回就像拿着鑰匙去開鎖那樣容易，一下子就鑄好了，當夜，老鋼板興奮得沒睡着覺：「總叫我摸會了！」

抗戰勝利後，老鋼板滿以為天晴了，可以過好日子了，由朋友介紹到唐山修械所搞技工，這個修械所是國民黨「剿總」的。幹活三月，沒有拿到一文工資，瞅瞅修械所主任那個熊樣子，天天坐小吉普，穿着雪亮的馬靴，咋咋咋的走來走去，怪神氣的，一召集大夥「訓話」就是滿口的「改善大家生活！」實際上連窩窩頭工人們也吃不上了，大家也都看破了非得鬥爭不可，就公

推老鋼板去要求發工資。『天天吃不飽肚子，再不發工資，我們就再也幹不了活』老鋼板走這『主任室』開口說了這麼幾句。老胖子主任就怒冲冲的朝着老鋼板肚子就是一馬靴：『這是軍事機關，這是軍工廠，你想帶頭煽動工潮，想必是『奸臣』派過來的，給我押起來！』老鋼板被押了七天禁閉，後來由機電部全體工友簽名具保才保了出來。

回到宿舍裏，他發現自己從鞍山買來的一套新工具也被警衛隊長蔡禿子搜跑了：『這是馬身上的鞍子，他媽的國民黨你們真狠到家了，吃死人不吐骨頭！』

自那之後，他就開始磨起洋工來了，和小鐵錘、小喜，稱爲『三人懶人』，每人上一趟毛廁也得一點多鐘，誰有本領也不向外掏。

三

唐山解放後，修械所改爲鐵工廠，不造槍械，改造農具、水車、鋤刀及汽車鋼板、半截軸……等東西，老鋼板因爲技術好，幹活又賣勁，馬上就受到廠方重視，不到三月就被提升爲一級技工。在紅五月立功競賽時，老鋼板一連加班半拉月，有時，他自己幹完活，就跑到鍛工部去幫助別人打造鋼板。別人衝眼得二十分鐘，他十分鐘就衝好了，衝的又鼓又正確，磨鑿他烤的也快，

大夥非常佩服他的技術。

做啥事都順心順氣，只是有兩樣使他不耐煩，一樣是上大課，一樣是開會。他心裏這樣想：『我又不想成大學問家，好好幹活，憑技術吃飯就是啦，學什麼課？』他學一個字，比烤醬還費勁。至於開會他更是頭痛：『有啥討論？要幹就幹就是啦！一開開幾個鐘頭，胳膊腿都坐硬了。』因此，一上課，或者一開會，他總是藉着『有工作』就滑過去了。

學徒們因為都佩服他，所以在機器房裏，都向他請教。他呢？也教，不過不向深處教：『千年的水溝流成河，受氣的媳婦熬成婆，我可不能輕易的把本事都教給你們！』想到這，他又憶起自己的食指因為偷學鉗嘴子被鉗掉了。『要學你們也得下功夫呀！』

小鐵錘，在下了班時，時常教老鋼板認字，又時常代他寫信，對老鋼板認識比較深一點。老鋼板愛小鐵錘聰明、能幹、有文化，又看他很勤謹，所以就常愛教他技術。祇是有一樣，什麼都教，就是鉗嘴子這樣不教。

小鐵錘看出來老鋼板不教他鉗嘴子，於是一抽空就問老鋼板嘴子咋鉗？起初老鋼板也敷衍的給他講個起頭，後來看小鐵錘越問越緊要打破沙鍋問到底，心裏有點害怕了：『老弟，別問了，這玩藝兒可真不好學，你看我因為學這玩藝，這隻手指頭都鉗跑了！』

小鐵錘知道老鋼板不願教他，就決定在老鋼板鑄嘴子時，站在他身後偷着學。

起初，老鋼板是沒有感覺到小鐵錘站在他身後像他自己過去偷着學，後來次數多了，他心裏不安起來了：『小鐵錘你也有活，咋不去做？光在這看我幹活！』小鐵錘沒辦法只得又回到自己的原來位置，老鋼板這樣有防備、有計劃的阻止他學，使小鐵錘的進步很慢，同時感到學這玩藝很難。可是，堅強的意志是戰勝一切的武器，小鐵錘天天抽空細心，一星一點的偷着看，不到兩個月，除了嘴子上的銅管子自己鑄不好外，嘴子的其他各部，他都學會鑄了，他心裏很高興的核計着：『我學好了，一定教給全機電部的兄弟們！』

誰知道他這個計劃還沒有實現，不巧，老鋼板就在「上海完全解放」的那天晚上，因為受了點涼，生病了，一病病了一個星期多，沒有來上工。

四

小鐵錘一下了工，或者下了課，就跑到老鋼板宿舍去，給他弄茶水、點紙烟、煮掛麵、掃地、倒尿罐子。十八號那天下午，職工會李主任和機電部幾個學徒買了十二個甜梨送給老鋼板吃，他們坐了半點多鐘就回去工作了。老鋼板想吃梨，小鐵錘趕快掏出小刀，削了一個，順手遞給他

吃，老鋼板坐了起來，一邊吃一邊兩眼眶子裏裝滿了淚：『小鐵錘，你對我真太好了！比我親兄弟還好！祇是我這個人太不好了，我真對不起你！』小鐵錘趕快用手帕給他擦了眼淚：『丁師傅別難過，你有病，我不該侍候你嗎？你有啥對不起我？丁師傅你真太小心眼了！』小鐵錘越勸，老鋼板越難過，到最後就大聲的哇哇的哭了。

『我病了後，這幾天咱們學了些啥課？你給我講講！』小鐵錘連說：『好，好！』趕快給他擰了一把熱手巾，就開口說：『最近王同志給咱們講了一點社會發展簡史，他說從前在羅馬，統治者爲了欺騙人民，加重剝削人民，養了很多辯護士，就是造謠說謊的腿子，他們哄人民說：上帝說社會好比人身，有錢的人是胃，窮人是兩隻手，手應該去替胃找吃的，胃生來就是爲消化用的，享受用的，不該勞動！』

『那有這事？放屁！』

『是呀！根本沒有這事，這是辯護士撒謊。』

『小鐵錘你再說還講啥？』

『俄國農奴時代，農奴結婚第一天夜裏，媳婦應該讓給地主睡！』

『真的嗎？』老鋼板瞪大眼睛子問。

「書上說的，還能有假？」

「這真是——騎着脖子拉屎，欺人太甚！還講了啥？小鐵鏟你再給我講！」

「張同志昨天來了，給我們講了一篇新的勞動態度，和新的技術認識。」

「是怎樣一回事？」

「他說：沒有解放前，國民黨根本沒有拿咱們工人當人看待，完全當機器使用，沒有咱們工人說話的權利，更談不到當家了。可是解放後，咱們工人當了主人啦，不僅能說話，而且還能管理自己的工廠！」

「對呀！過去咱們哪能說話，我那一次去見老胖子，他還踢我一馬靴，關了七天禁閉呢！」

「是呀！所以他說因為咱們工人當了主人，自己給自己幹活，所以大夥兒都賣力氣，不再磨洋工，誰有多少力氣就使多少，這種自己主動的去幹活，便是新的勞動態度。他又說：過去有很多工人自己肚裏有東西，因為恨國民黨壓迫剝削，所以不願掏出來。現在解放了，都掏出來，教給大夥；使大家都學會，研究發明創造出更好的東西，去支援前線打老蔣，這就叫新的技術認識！誰要有東西再不掏出來，就是保守、自私、自利、違背羣衆的利益！」

「小鐵鏟！」老銅板跳下牀來握着他的手：「今天我的腦瓜子的鎖，叫你全打開了，我恨自

已過去爲啥不好好上文化課，爲啥不好好去開會，以致於自己保守老腦筋，自私！我就是這麼一個落伍的人！」

「丁師傅！只要你從今後好好學習，多接受大夥的批評與意見，是決不會落伍的！」接着小鐵錘又向老銅板說了偷學鐵嘴子的事。

「我過去也像你一樣向小鼻子偷學，不料今天你也學我。不過，那時是日本人時代，現在是人民政府時代了，我真不應該！你都學會了吧？」

「除了那個銅管子沒學會，其他的都學會了。」

「走！咱們到機電部去！」

「幹什麼？你的病還沒好！」

「病好了！我要把你教會，還要把咱們都全機電部的兄弟們教會！並且和大家一起發動生產競賽！」

試煉

一

王奎外號叫鐵牛，這小伙子今年有二十四歲啦。他有一付好體格，渾身的肌肉像銅塊子，兩隻胳膊子像兩根車軸，一握拳頭，一揮動胳膊，全身的骨頭節就「喀巴」「喀巴」的直響。跟他在一起看爐的小伙子們常常跟他開玩笑，把他的兩隻胳膊當作槓子攀。在煉鋼廠裏誰也沒他的勁大，輕活不用提，就是重活，他一抬胳膊就過去啦！再加上他幹活積極，在去年紅五月立功運動和十月生產競賽運動裏，他都被選爲甲等功臣。

他在這個弧熱爐小組裏，和人夥都打得熱熱乎乎的，就是和江萌這小老頭有點合不來。他是個乾乾淨淨說幹就幹的人，江頭却是黏黏呱呱做啥事都慢騰騰的，他們兩人都是工會生產委

員，在今年一月廠子裏爲了學習東北生產技術和管理工廠的經驗，組成了一個參觀團到東北大連各地去參觀，王奎被選爲代表去了，王頭却没有選上，這一下可使得王頭不舒服：『無技術，講資格，我老江哪一點不如他王奎？大夥幹勁偏偏就選上他？』心裏從此就嫉妬起王奎了。

二

王奎從東北參觀回來後收穫可真不小，照他自己說句心坎話吧：這一趟等於多活了半輩子！尤其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裏學了不少東西。從前在廠子裏，他祇是踏踏實實的幹活，現在除了踏踏實實幹活外，還聯天的琢磨怎樣想法子改進技術，將生產提的更高。他看到現在弧熱煉鋼爐上用的是美國炭極棒^①，心想：廠子裏過去一直用美國炭極棒煉鋼，這種炭棒又貴又不好買，有一次試用過天津炭極棒煉鋼，因爲質料不大好，煉到半路，炭棒斷了，鋼水沒有出了爐，大夥對它沒了信心，就又改用美國炭極了；但這不是長久辦法呀！他想到在大連時有一位蘇聯工程師向他說過：『工人階級是最有創造性的！靠着雙手和大腦這兩件寶，常幹！多想！工作就會進步。』又說：『祇要有信心，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！』想到這，他把脚一蹬，一定得想出個法子把天津炭極棒用成！